

故乡情结

柴家沟口，静听太宽河

■ 胡春良

柴家沟口这个地名很多土，也很亲切。

家乡在太宽河边，柴家沟河和韩家洼河是太宽河的两条支流，两条小河在柴家沟口汇在一起流入太宽河。汇入太宽河之处是天然的地势较开阔处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柴家沟口。柴家沟口，像岁月一样静听太宽河的水流声。

柴家沟是一条差不多有十八九里长的山沟，位于家乡小村的西北方向。柴家沟小河水比较大，雨季常有山洪；韩家洼山沟较浅，水量也小点，但雨季山洪也很惊人。两条沟里的河汇入太宽河向东穿村而过，成为家乡最有地理意义之一的存在。正是由于柴家沟口的存在，也就衍生出许多地名，比如柴家沟口地、柴家沟口崖、柴家沟口坡、柴家沟口柿子树、柴家沟口压油池，等等。反正柴家沟口就像一位熟悉的乡邻，存在于小村，存在于人们的生活里。在我心中，更像是一位慈祥的、有故事的老爷爷，温暖着情怀，幸福着岁月！

关于柴家沟口最早的记忆有些残酷。那时我可能只有三四岁的样子，柴家沟河接近太宽河处长着两棵大杨树，根连在一起，土话说是“叉”生的。村里当时有一头雄壮的狸毛大犍牛，不幸在柴家沟摔伤了，人们说是跨溜了，应该就是胯骨错位了吧。由于失去了劳动能力，生产队决定把牛杀了。那牛很野，尽管受了伤，也不好对付。为了避免伤人，人们把它的头拉扯到两棵杨树的中间，任它怎么挣扎，也只能挨宰。当时年龄小，

下不到河边，只能在柴家沟口对面的水磨地堰上隔河观望。牛的无助与挣扎，染红河水的鲜血，那血淋淋的牛皮，那美丽的牛角，留在童年里，有一种害怕，也有说不出的难受。生产队杀牛，应该是每家都有份，可是记忆中没有留下牛肉的味道。

说起柴家沟口，心中还很痛。我二爷胡狗焕烈士牺牲在抗日的战场，当时是抗日十支队的一位班长。年仅二十二岁的他，遗体被抬回家后草草埋在了柴家沟口地的堰跟头，靠着柴家沟口坡。坟的上部坡上是一条小路，离坟地约二米。也许是二爷爷死得太惨，我们小孩都害怕走那条小路，即使放牛时路过，也得有大人陪。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我更深地了解了二爷爷，也不怕了，每每经过坟头，都会多看几眼。清明时，我还和妈妈给二爷爷上过好多次坟。我没见过二爷爷，但我想象中他肯定会对我的笑，甚至还会摸摸我的头。二奶奶去世后，和二爷爷合葬在小村对面阳坡顶的我家祖坟。

柴家沟口，还是香浓的记忆。我家祖上在柴家沟口靠近韩家洼的岭上开垦出好几块梯田。下部靠近河边的是一块三角形地，两面河水环绕，一边是柴家沟河，一边是太宽河。这块地被称为柴家沟口压油池地。当然这里可是名副其实的压油的地方。这块地的堰跟有一块大石头，大石头凸出许多，下部有不小的空间，土话叫“石庵”。石匠选取一块较圆的平板石，在上面凿出圆形的凹槽，在一端再凿出

流部。当时山里的油料作物主要是一种土名读音为“rèn”的植物（可能是“芥”字，但这字指一种植物时读“niè”，读“rén”时指的是枣树的一种，所以至今不知那个字怎么写，也不知学名叫什么）和麻籽。冬闲季节，人们把油籽淘洗干净，在石碾上碾碎，然后在压油池地支起大锅炒，炒焦之后，用葛藤编成筐状，摆在石庵下的崖有凹槽的石头上，葛藤筐一节直径大小和石头上圆形凹槽相同。人们把炒好的油料铲进葛藤筐压实，最后上面压上一块平板石头，用一根三四米的木椽当作杠杆，装满油料的葛藤筐节就是支点，七八个壮劳力往下压，那黄亮的油就从流入流进盆里。压一遍后，油料渣再加点水炒，再压，一共压三遍。这“压油池”地可是名副其实地在“压”油。童年时油非常缺，许多家庭一年只有五斤油，所以压油时非常有吸引力，几乎全村老少都聚集在那里，就连那油渣也金贵着呢，土话叫麻糁，人们在压油现场抓着吃，分到每户后用它蒸花卷馍，最差的也作为牛过冬的饲料。那弥散在空气中的香浓，就是贫困岁月的神品。记得有一年村里分成了互助组，我家那一组可能就四家吧，在柴家沟开荒种了许多“仁”，那一年我家居然分到了八十斤油，爷爷高兴了好长时间，说是赛财主了。爸爸的身板似乎也挺直了许多。后来那块地成为外祖母的菜园，外祖父母把地打理得很好，人们也不用土法压油了，但那压油的石头一直留在那里。

家乡的小地名，家乡的小风物，都是我的图腾，都是永远的情怀。

柴家沟口内长着一棵大柿子树，记忆中树龄就好老好老，树干上长满大大的树瘤，很沧桑的样子，树枝紧凑，树枝也不多，就长在几块大石头中间，土层很薄，但令人佩服的是每年都是果实累累，而且品质很好。这是一棵镜面柿子树，是我家的自留树。这树是最有人情味的一棵树。劳作的人们经过柴家沟口，都会在树下的大石头上歇歇脚，特别是夏天。人们放牛归来背着一大捆柴，总会把柴靠在柿子树上，然后坐在树下的石头上歇一歇。农闲时也常会在柿树下拉闲说，谝家常。

那棵树就像乡亲们熟悉的、亲切的驿站。曾经有一位发小说如果有一天这棵树死了，他要在这里重栽一棵，他离不开那份荫凉。1995年的时候，这棵树真的枯死了，树桩桩像座残碑，铭刻着小村的记忆。

柿子树正好处于柴家沟河和太宽河的交汇处，柴家沟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小潭，童年时潭里鱼和螃蟹很多；太宽河水在这里水势缓，也形成一个不大的水潭，鱼和螃蟹同样很多。夏天，我们经常会在离柿子树不远处的水磨潭（由于潭边建了一座水磨而得名）游泳戏水，然后在柿子树附近的水潭里钓鱼逮螃蟹，柿子树就像一位无声的老爷爷，默默地看着我们疯和闹……

每次回乡，只要时间允许，我都会到柴家沟口的石头上坐一会，河水就像哗啦啦的记忆！

家乡的小地名，家乡的小风物，都是我的图腾，都是永远的情怀。

至味清欢

绛县的芥菜疙瘩酸菜虽然没有东北酸菜和四川老坛酸菜的名气，也没有与两种酸菜割舍不开的酸菜鱼、东北杀猪菜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菜有名，却是这片土地上老百姓最难以割舍的乡土味道。

不同于东北酸菜的粗犷豪放、四川老坛酸菜的色味浓郁，这里的酸菜是一青二白，白丝青叶根根片片、分分明明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细致、平淡，独有滋味。

每到初冬，农村家家户户就开始了窝酸菜，把芥菜疙瘩清洗、擦丝，连同叶子置入一口大缸，加上些许大白菜叶，添上清水，再用裁剪合适的高粱秆隔在菜与水之间，用洗净的大青石压实，最后静静放置于屋内，等待着时间慢慢发酵。

约莫十天半个月，芥菜疙瘩发酵前的刺眼、呛鼻，被水和时间捋得温顺起来，有了酸菜那独特味道和性情，就像山西的清香型白酒，清冽而不寡淡，色淡却有鲜香。

砂锅里倒少许油，干红辣椒、大蒜片炝炒后，倒入酸菜，再配以切成丁的油炸豆腐或白豆腐、红薯粉条，在小火的“咕嘟”下，酸菜、调料和配菜碰撞、融合，20分钟左右就可以上桌了。迫不及待吃上一口，酸而不齁，清而不失缩，兼有辣味、蒜香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酸菜和面条的邂逅，注定是一场最朴素却又不失生动的味道交融，宛如最佳伴侣，更可谓绝配。

在故绛这片以面食为主的土地上，面条可以轻轻松松做出几十种，酸菜调面条显得是那么寻常却又不失独特。

面条讲究的就是手擀。和好的二茬面，用擀面杖擀成片，叠成层，再用刀切成手指宽，煮熟后捞到大瓷碗中，将炒好的酸菜卤浇在面上，一根

根面条在酸菜卤子里显得是那么的干脆利落，毫无拖泥带水，却又同酸菜相互依附、难以割舍，“呼噜噜”狠狠地嘬上一口，酸辣爽口，爽滑筋道，回味无穷。

小的时候，农村物资本就匮乏，进入冬季，新鲜蔬菜尤为稀罕，于是酸菜就成为“时令菜”。

端着一碗酸菜调面，或站或蹲在大门口、胡同口，搂着面，同邻里东家长、西家短闲谝着，中午饭就算解决了。

一碗玉米面糊糊，一块玉米面发糕，一盆炒好的酸菜，热气腾腾的一家围到小桌前，就是一顿晚饭。

农家的生活就是那样的简单随意，恰是一幅静谧无奇的乡村画卷。

人，最难割舍的是小时候的味道，那是一种伴着长大、刻在骨子里，始终蛰伏在心底的情感，是乡情、是回忆，更是习性。

当兵五年，最想吃的是一口酸菜。休假回到家，一碗酸菜面，吃得是酣畅淋漓、意犹未尽，仿佛婴儿含着乳头一气吃完母亲乳汁，咂着小嘴的回味和满足。

即使到现在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会想起绛州酸菜，想搂一锅酸菜调面，不由垂涎欲滴。

时光不曾淡化记忆深处的味道，反倒随着岁月愈发醇厚；时代也没有抛弃结发的家常菜，却在生活的变迁中更加相濡以沫。

而今的酸菜，不再是物资匮乏的代名，已华丽转身，登上了大雅之堂，走上了饭店餐桌，酸菜炖排骨、酸菜炖豆腐，更有那改良升级的酸菜调面，让吃腻了大鱼大肉，对食物越来越挑剔的人们感受到了别样滋味，也把从艰苦年代走来的人带入了时代回味中……

绛县酸菜

■ 金峰

生活写真



■ 尚建明

村人以种大棚菜为主业，平日忙得连轴转，当时序悄然跨进初冬的门槛，猛然就记起了村里一年一度的农历十月六的古会临近眼前，那隆重与喧嚣的场景会焕发另一番热闹和生机。

种大棚风风火火的，忙碌按下暂停键后，这一天得放松心情，逛一逛今年与往年有所不同的古会。

我家临街而居，凌晨三四点即听见窗外有唱诵人语，摆摊的生意人陆续赶来，交谈着询问着，希望能占上一个满意的摊位。早上一出门，就碰见邻居问：“早早就逛了一圈？”那老太太前倾着身子往回赶，撂下了一段话：“好爷(ya)哩，人家那衣裳摊子摆得出了村都快到北熟汾地界那儿啦！”

阳光密匝匝倾斜下来，不冷不燥，和煦如小阳春在盛行，我被人流涌上街头，在彩旗林立下的烟火飘香中，加入了人头攒动的赶会队伍。

村委会院老槐树下提前两天就支起了一家羊汤锅子。一顶简易帐篷，一口深锅，几张矮桌及长凳，极简的摆设就撑起了一方天地。摊主红刚肥胖身材，阔脸小眼，做羊汤生意有些年头了，聚攒了不少人气。乳白的老汤吐噜吐噜冒着泡泡，像是在唱着欢快的歌。

锅上水汽氤氲，形成一团白雾，随着他忙碌的身影飘移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似一只无形的手，想牵住着来往往的人；又似一张香气四溢的网，把行人往这里网络过来。

“来碗羊汤，泡根麻花。”“好嘞。”老板人实在，话不多，音调长，能拐了弯儿，听起来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。

只见他戴一次性手套的手麻利地抓起一把羊杂，秤后放碗中，长勺一挥，撇一勺热汤，涮一下，捞出澄黄软乎乎的麻花卧在碗中，一道漂亮的白色弧线闪入碗中，满满当当一碗汤肉，撒上香菜和翠白相间的葱花，再用浅勺扣上一撮油泼的辣椒，盛到食

客面前。那一番操作，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面庞上现着真诚，每碗汤，俨如他的一个潜杰作，神情具备了工匠般的虔诚。

在这缠绕着烟火气息的氛围中，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的呈现，仿佛一下子打开了心扉，全身的细胞瞬间都能活泛起来。在这里相遇，少不了如此回答：

裁上了吗？
趁地栽上啦，能铺膜了。
现在棚里还有卖的吗？
有，樱桃柿子还没完呢。

那照了（很幸运）嘛，今年价钱不错！

哈哈。

这种忙碌与收获的张弛结合的生活节奏，在这里得以体现，诠释着种棚人的快活。摊位偏角一隅，一对喝羊汤的老人深深地打动了我。男人满头银发，是我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自家老哥，正一筷子一筷子小心地喂着老伴，然后用勺子喂汤汁，待老伴吃罢后，抽纸巾轻轻擦拭她的嘴。对他老伴的一系列操作自然而然，心无旁骛。他的老伴几年前患了阿尔茨海默病，目光呆滞，说话只能“啊啊”，乡间路上常能碰到他搀扶她慢慢遛弯的身影。

在这里与他们相遇，我眼睛里潮湿的，眼前白晃晃的雾气，一半是由心境而生的，一半是从唱歌的老汤那人飘来的。人间值得，是羊汤老板脸颊上洋溢的真诚，是菜农关切的坦诚，是这对相濡以沫夫妻的无限温情。

古会，是乡村生活的缩影，是传统文化的传承，更是乡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不远处舞台上锣鼓声里的蒲剧就像一首悠扬的老歌，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，在人们忙碌的生活之余，让人找到了抚慰心灵的港湾。

生于斯而活于斯，逛古会总有许多值得，只是今日那无意的一瞥，这烟火人间中的温情，使我无比贪恋。

一扇窗看见的季节

■ 尚仙琴

清晨，晨光微露，我像往常一样站在卧室的窗前，目光穿过玻璃，落在窗外那片熟悉的风景里。这扇窗，像是一幅永不落幕的画框，每一寸光影、每一片落叶、每一缕风声，都温柔地收纳进来。它不言不语，却日复一日地讲述着季节更迭的故事。它是安静的，是默然的，像一位丹青妙手，不声不响地，就在你的窗外调弄着颜色。

我家的窗外是一棵棵高大的树木，有槐树、梧桐树、女贞子树。风一吹，叶片便簌簌作响，偶尔有几片耐不住性子的叶子，悠悠地、打着旋儿地辞别枝头，轻轻飘落，最终安静地躺在泥土之上。清晨的露水还挂在叶尖，阳光一照，晶莹剔透，仿佛整棵树都缀满了细碎的钻石。

发，延续着生命的轮回。

这三种树，虽种类不同，习性各异，各自承载着不同的生命节奏，却在季节的光影中和谐共存。梧桐热烈，女贞沉静，槐树苍劲，它们以不同的姿态诠释着秋天的多重意味。它们彼此独立，又相互依存，恰如人世间的关系，各有姿态，各守其位，却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。

最妙的是傍晚。夕阳把云染成橘红色，透过窗，在墙上投下树影的轮廓，忽长忽短。这时候，楼下的广场上人渐渐多了起来，白日的喧嚣悄然退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傍晚特有的松弛与惬意。音乐声起，一群中老年人随着节奏明快的旋律翩然起舞。整齐划一的动作，舒展的臂膀，脸上洋溢着从容而满足的笑容。她们的笑容在晚霞映照下熠熠生辉，仿佛在用身体诉说着对生活的热爱。孩子们有的穿着轮滑鞋，在光滑的地面上欢快地滑行；有的拿着彩色气球追逐嬉戏，笑声清脆如铃，在广场上回荡着；有的手中握着五彩斑斓的泡泡水，轻轻一挥，无数晶莹剔透的泡泡便腾空而起，闪烁着梦幻般的光泽……每一个奔跑的身影，每一张灿烂的笑容，都在夕阳下熠熠生辉，记录着最纯粹的快乐时光。

梧桐和女贞相比，那棵槐树显得更为朴素。春天时，满树洁白的槐花如雪覆枝，香气沁人心脾，引得蜂蝶纷至沓来；而今，槐树褪去了盛夏的繁茂，枝叶渐疏，秋风拂过，几片枯黄悄然飘落，似在告别一段葱茏时光。树皮皲裂，刻满年轮的印记，却仍挺立如初，静默地守望季节更迭。槐树种子悄然成熟，一串串果荚垂挂枝头，长圆形的，扁平而微弯，像豆角，又似弯月，初为嫩绿，成熟后变为深褐，内藏几粒饱满种子，表皮光滑坚韧。这些果实像在风中轻轻摇曳，发出细微的碰撞声，仿佛在低吟一首古老的歌谣。它们静待寒霜，随枯枝坠落泥土，或被风与鸟儿带走远方。在寂寥的季节里，这些沉默的种子蕴藏生机，默默守候着来年春日的萌芽。

广场边的长椅上，坐着几位老人，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，却洋溢着温暖的笑容，他们彼此分享着各自的趣事和见闻，时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。他们的笑声不张扬，却格外动人——那是历经沧桑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回响，在夕阳的余晖中轻轻飘荡，温暖而绵长。晚风轻拂，树影斑驳，岁月在他们皱纹间流淌，静谧而